

都说家丑不外扬，但已经到了不得不谈的时候了。在我记忆中：

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哭闹得很厉害，我爸把我举到二楼阳台外的空中，大吼：“你再哭！”。我奶奶还在一楼睡觉，听到动静后，跑出来制止我爸，我爸才善罢甘休。

我爸经常在我 and 姐姐面前光着身子溜达，甚至在我们面前和我妈啪啪啪。

在我几岁的时候，大夏天的，我的堂姐梁嘉玲就抱着我盖着被子啾嘴，堂姐梁翠玲则负责“望风”。

一年级时，我猥亵了一名名叫吴玉丽的女孩。我在男厕所前抱着她强吻。后来，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分班了。高一的时候我和她在同一个班级，和我玩得很好的同学黄日宇喜欢上了她，我就帮他追求她。别的班级的一位男生也喜欢上了 wyl，叫一位比 hry 还要强壮的男生在食堂撞了 hry，然后我叫彭志豪帮忙“出气”，但没有碰过他一根毛发，在走廊上在课间拦住他，问清楚他是什么情况，当时闹得很厉害，很多人都围过来吃瓜，但也是几分钟的事。后来 wyl 就和那位同学在一起了，我和 hry 同学就玩得不是那么好了。后来我复读的一天，撞了 hry 的那位同学在打球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倒地动不了了，学校隔壁医院的救护车赶来的时候，他已经心脏骤停去世了。

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吧，有一天，我爸突然呕吐和晕倒，摔破了下巴，我母亲赶紧把他送到红峰农场医院治疗，第二天早上，他喊我和母亲把他从床上扶起来，结果他刚坐起来就开始吐血，吐得真的可以说是血流成河，那场面我至今难忘，我和母亲都吓呆了，我姐姐就跑到隔壁邻居家喊人帮忙，按照我外婆说，她当时喊和她差不多大的和她玩得很好的一个女孩帮忙，那个女孩才叫她家人帮忙的，我爸一开始被送到红峰农场医院治疗，结果他还是吐血晕倒了，我奶奶都急哭了，然后他才被送到化州市人民医院治疗，但是化州市人民医院一开始见了我爸是拒收的，得知我二舅是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过官的才收的，我二舅还叫人送了一包血才把我爸救回来的，我爸经过很长时间的检查才查出来是胃穿孔。

三年级，莫名其妙的，我一个人被调到其他班级了，在那个班级，一开始我经常欺负我的同桌，后来调座位，我认识了彭海莹，还有很多其他小伙伴。

五年级吧，有一天晚上，我和小伙伴们玩耍，被一个叫彭俊宇的同学追赶时，被他用一条竹棍砸了我的左眼，他还让我别告诉老师，当时他比较能叫人，所以我就听了他的。

六年级下半学期，学校搬到了红峰学校。本来去考市一中的名额就三个，其中一个给到了我，好像本来没有我的。最后我还是没有考上市一中，去了官桥中学。我可以选官桥中学还是红峰学校，我的小伙伴邱平说，我去哪个学校就跟我去哪个学校，

我大舅让我自己选，最后我选择了官桥中学，好巧不巧，我和 phy 在同一个班级，初一 8 班，还有 hst，qp 则被分到了初一 6 班。

六年级毕业的暑假，我经常和一名名叫宋健壮的小伙伴去网吧上网，一天晚上，我用 qp 的 QQ 用他的 Q 币给我自己开通了一个月 QQ 黄钻，还用他的 QQ 乱给别人发消息。

只有初一 7 班和我们两个班级是在另一栋教学楼的，在初一 8 班，梁家鑫经常过来烦我，到处说我是初一 8 班的一哥。坐在我前面一位名叫王欣的女同学，问我喜不喜欢她，我说喜欢，她又问我喜不喜欢 phy，我说喜欢，她又问我 phy 喜欢我不，我还是说喜欢，结果她和 phy 说我喜欢她，问她喜不喜欢我，phy 说不喜欢我，王欣同学和我说这件事，我都懵了。我忘了是怎么惹了一位其他班级的同学，甚至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后来一天上体育课前的课间，我、池文李、余劲东三个人去找那位同学，我以为只是找那位同学理论的，结果刚一见面，yjd 同学就给了一拳那位同学，把我们都搞懵了，打完他后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跑去上体育课了。当时我们宿舍是没有厕所的，洗澡要跑到洗澡房的，水龙头是一排的而且是没有热水的，邱东和另外一个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同学为了赶时间就一脚踢开了何超颖同学的水桶，hcy 同学比较矮小，我看了就上前跟那位同学对线，就这样我惹了这两位同学，后来忘了怎么和一位叫梁洪发的同学（他叔好像是学校校长）发生了矛盾，我贴着他的耳朵说：“你不想读了？”结果不久后他真的被学校开除了。因为调座位原因，我和班长陈柳婷发生了矛盾，我对几位小伙伴说，我要打她一顿，结果没过几天，她被人打了一巴掌，一位小伙伴跑来问我是不是我叫人打的，我说不是。军训的时候，我被人打了，一位叫王军海的同学不断地撞我，撞完我后还跪在一张椅子上跟我说对不起，我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一晚，我哭得稀里糊涂地找老师打报告。有一天，我摸了 qp 的头，笑着说，你好矮，然后他就生气了，我们就这样闹矛盾了。初一暑假吧，hwc 去见他的同学，和家里人说谎说和我出去玩，把我留在了人民广场对面的商场就自己去见同学了，当时那个商场还没开业在装修，我在一楼一家 apple 店前连 WiFi 玩手机，我看见有人坐电梯时走光了，就用手机拍了下来，结果后来我上二楼被三个人拉到暗处打劫，还打了我一脸鼻血，我到一楼 apple 店打 110 报警的，是我大舅去警察局接我回家的，回家后我的鼻血还是止不住地流，后来 hzc 问我记不记得那几个人的模样，然后开车载我和 hwc 逛夜市找那几个人，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人好像 hwc 要见的同学中的一个，好像叫何岳章，他家是搞窗帘的，他应该算个富二代吧，而且 hwc 约的同学也是三个。

初二，我表哥黄伟城回官桥中学读书，当时他跑步很厉害，但是文化课成绩不太好，我大舅把他安排到和我一个班级。刚认识彭志豪时，他说，hwc 是富二代，而我是官二代，我当时没有懂他的意思。一次放假，我约 phy 出来，说我有话对她说，结果我见了她后，在她面前，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也许我太看重这段感情了，是怕自己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吧，也也许我是想 phy 了，单纯想见 phy

一面吧。这也许就是小 p 经常和我调侃的“现实世界唯唯诺诺，网络世界重拳出击”吧。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夜宵，我比往常吃多了一根香肠，多花了一块钱，导致 hwc 没能吃两盒炒饭，我们还因为这件事闹过矛盾。Hwc 刚回官桥中学念书时，对同学说，我是被他包养的。

初三，我拿了 cwl 的篮球，其实那个篮球是我们上体育课偷偷拿学校的，当时星期六放假我把它拿回家玩，放完假忘了拿回去，但是听到同学们都在说，是我偷了 cwl 的篮球，我就不想把那个篮球拿回去了。我因为皮肤病去看了医生，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男同学拿了我的药膏，那药膏还挺贵的，被我无意中在他的包里看到，他还拿别人的自动铅笔送给我，这是栽赃。

高一，我和表哥在高一十四班，phy 则在隔壁班级，学校书法社团过来宣讲招生，当时我和表哥坐在第一桌，讲台前面，我不感兴趣，但是宣讲的那位帅哥还问我怎么不参加，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比较喜欢书法，结果 phy 参加了。后来我表哥喜欢上一名名叫吴玲玲的女孩吧，我也喜欢她，我就开始追求她，结果被她拒绝了，有一天午后，在我进教室时她的好朋友 cwp 叫了我一声，我没有理她，后来上课时 wll 原来过敏了，要请假出学校看病，我居然会心疼，所以我才追求她。下半学期，分文理班我和表哥就不在同一个班级了，我和他在两个班级，仅一墙之隔，他认识了 pjl，我则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同学郭榕婵。当时我和 grc 是数学课代表，她应该在休息时间玩手机被收了手机，还跟我借用过一段时间手机，我对她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好看可爱，恨是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太过于张扬以至于班上很多同学都对她说三道四，后来她问我很讨厌她吗，我说是的，就这样，我和她闹僵了，有一次，我在批改数学作业时无意间发现她的卷子后面，用铅笔写了一句话：对不起，没长成你爱的模样，我把她的卷子单独留了出来，我没有写任何东西，把她的卷子从后面往前面传回给她，我盯着她的卷子传回去给她的全程，没人看见她写的那句话，再后来，她和老师说她不干数学课代表了，有一天放学后，她拿麦克风唱了一首《后来》，当时教室里没几个人。

高二，我从内宿变为外宿，各种原因，hwc 也跟着外宿了，当时我们家是没接网线的，都是用路由器的桥接功能偷别人家的 WiFi 用的，在调试过程中，我想借用我姐的手机来着，结果她不借，我生气了，连接上别人家的 WiFi 后没让她用 WiFi，后来她和我爸说这件事，我爸以为我拉了网线，把我说了一顿。下半学期，我喜欢上了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女生，我忘了叫啥名字，当时我们都是说有笑的，我向她表白，问她有没有男朋友，结果她没告诉我其实她有男朋友了，而且她男朋友还是我初二的同桌，我还一直追求她，她还叫其他同学给我纸条羞辱我，搞得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她，差不多全班同学都在嘲笑我，我给她赔礼道歉，但是被她拒绝了。一天自修前，我被几个其他班级的同学叫出了教室，他们跟我说，我很拽，英语课代表笑着经过说，活该我被李华锋叫人欺负，lhf 是我们班的一位男生，上自修后，我盯着他看，他原来在笑，看见我盯他，他就像变脸一样，突然不笑了。我为什么这么执着追求她，

是因为有一天放学后我和一个叫黄建源的同学在回家路上，我们并排骑自行车，他的长柄雨伞插到了我的自行车前轮，我整个人飞到了空中，在我摔在地上前，我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她。

高三，我被分到了高三理九班，开学前我还和班主任彭湛英的孩子打过羽毛球，当时我还觉得和班主任挺有缘的，刚开学时，还没调座位，班主任见到那些复读的同学坐在后面说，这些座位不是给你们准备的，后来他安排了一位复读生和我坐，那位复读生随手拿我的东西用，还往我的位置丢垃圾，我忍不住后就发火了，他跑去和班主任说，班主任才调座位的，后来我和一位名叫黄敬民的同学当过同桌，我忘了什么原因和他吵过架，没想到他到现在都耿耿于怀。最后我考了 455 分被广州航海学院的通信工程录取，我没去。

有一天晚上，我不舒服请假在家休息，我反锁了房门就睡觉了，结果下自修后，hwc 回来了发现房门打不开，可能以为我在里面打飞机，也可能是因为他急着和王军海出去玩，他就一脚踹开房门，拿了手机就不见人了，事后他发了一条可能仅我可见的朋友圈，我忘了内容是啥，我看了也生气了，就把他的微信删了，我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没有@他，然后就退群了，当时我是想着那条信息是给 hwc 看的，最多和 hwc 闹一下就完了的，结果家庭群的其他人看了这条信息，都以为我是在在说他们，然后第二天我就和家里人当面吵了一架，然后我和家里人闹僵了，hwc 搬去和王军海住了，当时我们家就在王军海家对面。

一个叫刘付晓璇的女生，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钢笔，上面刻过一句话：希望你手中的灯永不熄灭，现在想想，这句话很有意思。宋健壮考去了江门职业技术学院，hwc 考去了湖北大学。

高三毕业，学校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和学校一位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校友合作安排了暑假工，我也参加了学校安排的暑假工，去到富士康，我们发现要上夜班，两班倒，就提桶跑路了，去了中山的 TCL 德龙家用电器工厂，当时介绍我们过去的是一位名叫李盛嘉的同学，当时我的舍友是黄海林、宋健壮、梁沛、陈坤洪和余境民。在他们的怂恿下，我在线下实体店买了荣耀 honor10 手机，我现在觉得这台手机一直在监视我。当时，我买这手机时，店员不是在店里拿的，我拿到手机时，手机盒的外包装不是密封的。Ckh 和一位叫苏育辉的同学比我们先走了。

复读，我回了高三理九班，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想要我的饭卡，然后补贴我七百块，我没有答应，因为我看重的不只是这张卡的实际价值，更看重它给我带来的时间价值，我曾经的好伙伴彭威龙（以下简称小 p）也复读，回了那个班级，当然我复

读不是为了他，但是我选择回高三理九班他占据很大因素。后来他和潘海杰同学（以下简称大 p）硬是要和我坐同一桌，调座位时他们跑去和班主任说，说这样可以辅导我数学，我还可以辅导大 p 英语，我没去，结果最后我们还真成同桌了。小 p 一下课就拿我的保温杯当作换挡器，把自己幻想成头文字 D 里面的拓海，坐在我右边开车，搞得我的保温杯的瓶盖全是他的汗臭味，还说自己眼睛有毛病，医生都没办法，说自己不复读了，去已经考了的大学上学，大 p 坐在我左边，一下课就问我怎么学好英语，我说了无数次先记单词，他偏想要走捷径，散发着负能量，一考完试，我没有达到班主任理想的成绩，班主任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教育一顿，但他已经忘了我是复读生，还比其他同学晚回学校一段时间，上课时他那看我的眼神还十分轻蔑，很不尊重人，起码在我看来，真是把个人情绪带入工作中了，他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我实在受不了这环境，就回家了，回家后自闭的我闭门不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懂法律的我，以班主任贪污受贿的理由，通过线上信访的方式，分别向国家信访局、茂名信访局、茂名教育局、化州教育局等部门反映了班主任的情况，还在微博上发了这件事，我当时喜欢的一位长得有点婴儿肥的女生还点赞了微博，我还把这条微博发到了班群，最后所有信访局都把我的信访推给了化州教育局，化州教育局的答复处理里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说和理 9 班的几位同学和高三级长了解过情况，丝毫不关班主任和学校的事，在班主任的恳求下，我删了那条微博，现在想想，真的后悔。PS：大 p 和小 p 是那个撞了 hry 同学的好朋友。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那个人是我该多好啊。

我多次向班主任要饭卡，他在我的多次要求后才给我，我还多次要求我要住宿，但是他都没有安排，他一边要求我住宿一边又不给我安排宿舍还不给我饭卡，还要求我上交手机，最后我没上交手机，我离开学校时把饭卡留在了座位上，没带过手机进学校，是我自己搬进宿舍住的。我为什么坚持没有上交手机，是因为有一晚我下晚自习回到家中，发现家里还亮着灯，我妈却因为不舒服一个人去医院打点滴了，没有告知我。

我和班主任说我要转班到理一学习，他一开始答应，结果到后面他又反悔，要我继续留在他的班级学习，我没有答应。到理一时，大概是 18 年 12 月份，我的东西已经被大 p 搬到理一了，是大 p 亲手把饭卡给我的，但是后来大概 19 年 2 月份我去食堂用到饭卡时，发现饭卡是坏的，我到饭卡窗口把这张饭卡交给工作人员时，他刷了这张饭卡后，立马和我说，这张饭卡不是我的，我都没出示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后来我和校长对线时，校长说饭卡是没有实名登记的，当时我就微信打电话问大 p 关于饭卡的事，他说我们班一位叫彭泽锋的同学用过我的饭卡，可能搞混了，那时我们的饭卡都一个样，然后我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我当时闭门不出不吃饭是因为心情差极了，班主任 pzy 还多次私下联系我妈，到我家教育我，我亲戚都劝我开门，我都不想开，劝我删掉信访和微博，我不肯删，后来我大舅叫人把门锁锯开，我房门才开的。

去到理一，理一班主任吴海荣，在一次班会上公然说，一个人贪了一点又怎么样，无论调座位时怎么调，我都是一直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后面隔着一堵墙就是男生厕所，墙上是一首诗歌，我已经忘记了是啥内容，但大意是教人放下仇恨的，我右手边就是门口，时任副校长的张强文在广播上喊话，别让他抓到违反校纪，我二舅在一次年例问起我的情况，化州教育局才派人和我谈话的，当时已经离高考时间很近了。当时化州教育局的好几个人找我单独一个人，到校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关着门谈话，是 zqw 校长叫其他同学叫的我，是在下午快要放学时，还下着雨，他们没告诉我我的诉求当作处理，还做了笔录让我签名，那晚自修我就后悔我签名了。该放下仇恨的人不是我。

理一的英语老师是理九班班主任的妻子，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上她的课，她叫了所有同学回答问题也没叫过我，所以上她的课我都没听过了，我干我的事，英语上机课，我本来可以用我自己的账号听听力练习的，后面发现登录不了了，我让她处理，结果她没有给我处理，也没给我其他解决方法，最后我就没有去上过机课了。

在理一，赖俊龙的女朋友陈宇静经常和我玩，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分手了。ljl 也去了江职，cyj 去了深职，她的录取通知书还是叫我帮忙拿的。一个叫陈星伊的女同学经常投喂我，我为了感谢她，请她看了一场电影，结果她可能对我有意思了，其实当时我对 zky 同学有意思，那天中午我约她的时候，她是一个人，我想大概率是当时和我玩得比较来的刘家宏同学和她说了这件事吧。Cyl 还问我拿了一张我的证件照，说是拿来纪念。

我还在服务号 12355 青年之声发了一条求助信吧，后来想删掉发现删不了，现在系统升级了，已经找不到了，我信访、发微博等等是为了求助而已，对于当时的我，这是我能想到的办法了。那年我刚满 18 岁，自己打工挣了点钱，意气风发，想自己解决这件事。

U1s1，我感觉，理一除了英语，其他科目的教学质量比理九的好很多，理一的英语老师很有实力，但是几乎所有英语句子都是用一个调给我们念的。

GDS20190808115530446、GDS20190808115510601、GDS2019030218707022、GDS2019021110919112、GDS201901151473999、GDS201812140485884、GDS201812060102656、GDS201812060094299 是我当时给广东信访局的信访编号，在给茂名信访局的其中一次信访中，好像答复中的 11 月 18 日变成了 12 月 18 日，大概率是黑客攻击我家网络改的吧，因为在我自杀后一天，我和我姐看电视，我说我想看山西还是陕西卫视，《庆余年》中的张若昀，结果当时电视在播的 CCTV1 的频道立马播放了那个片段，我想只有网络渗透才能办到吧。

我复读那年冬天，如果我没有看错，我和一个名叫梁雨婷的女生骑车经过一家酒吧时，我们碰见了高二追求的那个女生，她当时戴着口罩。

记得一次月考，快要高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桌上多了一张纸，我忘了内容是啥，不知道是谁写的，反正是嘲讽我的，如果说你在快班，我想对你说，这么喜欢当背后小人么？如果说你在慢班，我想对你说，活该你在慢班！无论你在快班还是在慢班，我都想对你说，你的字好丑啊。

高考前，一晚自修，我用我自己的作文模板写了一篇作文，让刘家宏去找她修改提建议，结果那年高考英语真考了同类型的作文，当我拿到英语卷子时，我第一眼看的就是作文，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最后我考了 482 分，被五邑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录取了。

我们复读的福利，就是学校外界提供捐赠的，我信访后不久，学校就成立了家委会。其实我的这件事情我家里人根本不知道细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大舅去学校处理了这件事，在我晚上回家的路上，还好几次看到我大舅的车停在路上，车还打着火的那种，我大舅原来盖了 11 层楼房子，但是我信访后，被人举报了，拆了。有一晚，班主任趁我上自修的时候找了我爸单独谈话，给了我爸 200 块钱，他在我回家的路上被我看到了。后来，我爸说那 200 块钱是我外婆给班主任的，说我得罪了班主任，我外婆才给了 200 块钱给班主任。

我选择坚持信访是因为我觉得学校会私自处理这件事，兜兜转转，信访还是回到了被举报方的手中，我想这也是当前信访系统和监督体系的一大弊端吧，这侵害了我们的知情权。把个人情感带入到工作中，这是不应提倡的。我第一次把这个文档发给广东信访局时，没有选择公开，农场的人第二天下午就给我打了电话，问需不需要帮助，还问我们家在哪里，但我感觉这更像是威胁。

在我上大学前，hwc 叫我去他家喝酒，当时应该 hwc 和 pzh、phy 等人喝过一轮了，lkj 也在，pzh 还特地去买了麦当劳，而在我读大学时，麦当劳经常送优惠券，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为了用优惠价去吃麦当劳，原来 hwc 叫我去喝酒是鸿门宴啊。

大一，我申请了生源地贷款，上半学期，我参加了学校的英语俱乐部，在此之前，我还面试过学校律委的外联部，当时面试我的是三位小姐姐，最后没过。在英语俱乐部，我面试了两个部门，都过了，但是最后我选择了外联部，当时面试时，还问我有没有面试过其他社团，我说没有，到最后，所有部门的部长和社长都过来看我们面试。下半学期，疫情爆发，我们改为线上上课，我开始变得很放纵自己，经常熬夜，挂着网课跑去睡觉，后来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这两门课我都挂了。我结合助学金的钱买了一台 iPad Pro2020 款和索尼 WH-1000XM3 头戴式蓝牙耳机，兜兜转转，平板和耳机变成了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我对同学说谎说平板是表哥送的，耳机是我

买表哥的，在简明电子线路这门课的线上考试中，我和吴炫鸿、黄耀楠、陈斯玮、王泽沂等人一起作弊。Wxh 拍了一段我拿 hyn 饮料分给伙伴的视频，wxh 自己也拿了 hyn 的饮料，后来我买饮料，也经常分给 hyn。大一寒假，因为疫情爆发，我们变为线上上课，暑假快结束时，我大舅请我去了鼓浪屿旅游，我几乎没花一分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去了厦门南普陀寺，在佛像面前我没有跪拜，《庆余年》中张若昀饰演的范闲在神庙中也遇神不跪，他是私生子，我也是。一个说自己是庞士亮（庞士亮是我的高中同学）的人，哭着和我说，自己父亲生病住院了，缺钱用，我借给了他 500 块钱，后来他分几次还钱给我，总共还了 299.99 块钱，我上宿舍天台就地取材徒手锻炼健身，我和 hyn 说我健身后，因为有人通过天台跑到隔壁女生宿舍偷拍别人洗澡被发现了，学校就封了天台，还装了监控，于是我就买了锻炼器材在宿舍健身，我和 hyn 说是别人欠我钱没还清，我让别人买了健身器材给我，他说 wyq 也欠了他 500 块钱没还，我说我借给 wyq 100 块钱，他也没还。Csw 问我借过 1000 块钱，说下个月初就还，结果他没还，还问我为什么不问他要，我说要是没钱用了，大不了就问别人借。

大二，回学校时，我发现我的被子黄黄的，像是老鼠尿，但是没有老鼠屎，我没有管，zsy 是上学期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的人，大三，我去了粤嵌参加学习，去之前，我的舍友 hyn 还和我说他的朋友也去了粤嵌，在粤嵌能学到很多东西。负责招我们进粤嵌的咨询老师是安卓开发这门课的助教吧，叫张方琼，有一次课后，我问她问题，她用胸贴着我的手臂给我回答问题，有点色诱的意思，她还和我说，等我去了粤嵌，给我介绍小姐姐，我说我去粤嵌是去学技术的。有一天 hyn 去上厕所忘了带纸巾，是隔壁宿舍的同学拿给他纸巾的，出来后责怪我们没有给他拿纸巾，当时我在吃饭，lth 在打游戏，zsy 不在宿舍。

大三寒假，去粤嵌学习，暑假给我们上 C 语言内容的是付晶老师，验收作品时和我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好。在放假回学校时，我在学校附近的丽枫酒店隔离，住了七天，我感觉我被 24 小时监视了。在大三的一门必修课中，期末考试是开卷的，但只允许拿自己的笔记，我在平板上做了笔记，我把我的笔记分享到群上，那个群有我、hyn、csw、wxh、wzy、ljc、lth、fwj，但在考试时，我的电子手写笔记被全班同学复印拿来用了，我想我的笔记是 csw 发出去的吧。在另一门必修课中，要求我们自行组队合作，最终成绩是按照每个人的付出来决定的，干的活越多，得分越高，hynPUA 我把自己的分数分给其他组员。我挂了复变函数这门课，zy 和刘建成也挂了，复修考试时，我们三个人是在同一个班级的，我们的座位是按照学号安排的，我们的座位连在一起，ljc 坐在我前面，zy 坐在我后面，我坐在中间，找座位时 zy 坐在了我前面，是 ljc 让我和 zy 说她搞错座位了，我用笔拍了拍她的肩膀和她说的，ljc 最后考试没过，但是他在大四再复修这门课时，最后成绩考了 98 分，他和我说自己考试请刷了一套和考试试卷一样的卷子，现在想想，ljc 真是扮猪吃老虎啊。ljc 把我的手机改了自己的微信名字备注，加了“（烂人）”后缀，后来在我回学校办理休学时，他把备注改回了自



己的名字。

刚开始去粤嵌学习时，用的是我大舅送给我的电脑，后来才换成我现在用的电脑，我们的主讲老师是张志英老师，助教是付晶老师，上课时我误删了虚拟机的文件，电脑“哔”的一声就出故障了，付晶老师想用网上的安装包给我刷机，中午在下载刷机包，中午回到宿舍我在微信上和 hwc 说这件事后，电脑又好了，最后我的电脑没刷机成功。在粤嵌学习上课时，老师让我们关闭了电脑防火墙，我想我的各种身份信息就是通过这样泄漏的吧。23 年春节后，我去广州从化区粤嵌学习，水洗宿舍那天，中午我去吃饭，在一家麻辣烫店，碰见了我姐，我在吃麻辣烫，她在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交谈，有说有笑的，她看见我后，整个脸都臭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没有打招呼，我记得家里人说她是假期结束了，回佛山上班。

大四，我陪 hwc 出去玩，当时他和我说是因为自己忘记国考报名了，让我别和家里人说，所以我陪他去玩假装是去参加国考考试了，我们跑去泡温泉还去网吧上网，回来后他让我拿舅妈的衣服去洗，那时我舅妈已经得新冠隔离好几天了，结果第二天我就发烧了，我发烧的第三天晚上，我听大舅的喝了一枝藿香正气口服液，第二天凌晨，我肚子开始痛起来，我听舅妈的吃了一片胃舒平胃药，早上又吃了一碗舅妈煮的面条后休息了，一开始我是拒绝不要的，快到十点时，我开始吐，连喝水也吐，最后吐出了红褐色呕吐物，hwc 开车带我回官桥卫生院打点滴才慢慢好起来的，当时给我看病的医生是我爸打电话找的。他给我的诊断是心肌炎，但是后来我查病历档案时，上面写的我只是发炎。

大二一天晚上，我打飞机了，第二天晚上，我和小伙伴到 7 号篮球场打球，我的球衣号码就是 7 号，我在一次抢篮板落地时，踩到了别人的脚，而且我感觉被人推了一把，我忍不住疼痛，wzy 就背我去医院了，前一天晚上我打飞机了，当时我拍了 X 光，骨头没啥大问题，医院医生给我开了敷药，我们就回学校了，但是那些药没起作用，接下来一周里，我的脚越来越肿，痛到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一直在喊，有一天晚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这件事，林舜宜学姐在朋友圈评论推荐我去学校南门外的一家按摩馆按摩，我去了，后来放寒假我回家了，但是我的另一只脚莫名其妙的也痛了起来，我大舅带我去针灸，奇怪的是我针灸的针口发炎了，好几天也没好，我二舅找了一个专业给运动员治疗的医生给我看，最后我固定了一周左右的运动绷带才好的。大二疫情回学校后，伙伴们让我看《风犬少年的天空》这部剧，在 B 站上最后一集中，有一条弹幕“梁水源，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这一句话，伙伴们还特意叫我看，现在再看已经找不到了，现在想想，我觉得，这是 csw 同学发的吧。这是一个数学的世界。

大三一天晚上，我和伙伴们打球，我先是狠狠地被人砸了一脸篮球，我说没事，然后就坚持和他们打，然后就被撞了腰椎。有一天上课，csw 拿着我刻了我的微信号的平板打开 apple care+ 的页面问我，怎么我的平板刻了字还买了 apple care+，我说我也不知道。

大一，我被分到 190114 班，宿舍在学校北区 23 栋 710，1、2、3、4 号床位分别是 我、黄耀楠、李庭辉、甄树源，学校本来是让所有 1 号床位的人做舍长的，我嫌麻烦就让他们做舍长了，最后让 zsy 做了舍长，我的床位和 zsy 的是相对面的，我的离厕所更近一些，他经常和我争晾衣服的位置，我晾哪里他就跟着我晾哪里，经常我干了的衣服被他湿的衣服弄湿，更过分恶心的是他把自己的内裤、袜子贴着我的毛巾晾。Zsy 还经常特殊照顾我，比如经常在我去隔壁宿舍玩时拿钥匙锁门，穿鞋时拿椅子撞我，别的室友大便时我一打开门通风他又立马关上，大一时我想学编程，一天晚上我因为看不见键盘的按键就打开了我座位上的灯，结果他让我关了说他要睡觉，后来我买了台灯他又嫌我的台灯太亮了，他还故意将自己的台灯光源对准我的床位，或者打开自己座位的灯管出门也不关。有一次，我刚洗完毛巾，我和 hyn、lth 去上课了，结果回来时发现毛巾掉了下来了还全是苔藓，zsy 还特意和我说，我毛巾掉到阳台洗衣机后面的地上了。当时我和 zsy 的矛盾很深，以至于大三时让辅导员调解，在辅导员面前，他什么也不认或者说是我这么对待他才以同样方式对待我的，其实事实是我很少和他说话，甚至我都不想理会他。和他在辅导员的调解后，我问我的毛巾是谁捡起来的，结果没一个人承认，包括 zsy。调解我和 zsy 的矛盾的辅导员是何欣颖和谭鹏老师，当时是在食堂调解的。我先是给负责为学校的同学解决困惑的人发了一条吐槽 zsy 的消息，他把我发给他的消息发到了朋友圈，然后我把这条朋友圈截图发给了何欣颖，何欣颖把我的截图发给曾美娴了吧，wzy 问我是不是找辅导员了，我说没有，当时何欣颖已经不是我们的辅导员了，下午我联系了曾美娴，和她语音通话时，我控制不了情绪对她发火了，她说我威胁她，hyn 事后问我要不要给她道歉，毕竟曾美娴刚做我们的辅导员，不了解情况，问我不怕曾美娴给我穿小鞋么，我说不怕。

大一下学期，我们分方向了，zsy 选择留在 190114 班，而我、hyn、lth 去了 190723 班。大一时，我们的辅导员是陈俊颖，20 年初还到我们家家访，到了 190723 班后，我们的辅导员变成了何欣颖，大三我们的辅导员变成了曾美娴，现在曾美娴在学校党委工作吧。我“得了”“多发性硬化后，我因为在经济上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就找了曾美娴，她让我写一份报告给她，她说她自己写了一份报告。

大三，一天晚上，我用茂名号码给 phy 打了两个电话，她没有接，pzh 有我的茂名号码，当时我给 phy 打的电话是在她的 QQ 个性签名找的，因为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只记得她的 QQ，后来 pzh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大晚上找 phy 干嘛，我说谎说是我和伙伴们喝完酒后玩真心话大冒险给她打的，我担心 pzh 会报复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女生，给了她 50 块钱，录了一段视频给他道歉，我说我是想给 phy 道歉才给她打的电话，其实我是想她了，想问她过得还好吗，想听听她的声音，我想给 phy 道歉是真的，因为我追求她时经常给她发消息，当时觉得我给她太大压力了，困扰了她，我说的困扰是这个意思，有人却理解困扰是因为以为我知道我是小鬼给她带来了困扰的缘故。当时 phy 和 pzh 是情侣关系吧。后来 hzc 给了我 500 块钱，还说我没钱用了可以找他。

我是大四寒假和 hwc 去玩后那次发烧发病的，一开始是在茂名中医院治疗的，当时的激素药是地塞米松，我的主治医生叫叶劲松，一天晚饭后，我爸硬要我喝我外婆给的茶水，我不喝，躺在病床上玩手机，我爸就过来抢我的手机，结果抢不过，我刚做完腰椎穿刺手术不久，他就把我的脚弯到我头上打我，我就一脚把他踢开，他到处说是我打了他，第二天，我发脾气了，不肯吃药打针，事后，叶医生还和我说，你不要怪你老爸哈。做腰椎穿刺手术时，我爸还和叶医生吵了一架，对他说了粗口。下学期，我休学了，到粤嵌学习，想着早点学完在粤嵌的课程，然后出来赚钱治好我的病。我在广州粤嵌，听了辅导员和叶医生的建议，去了中山一院看病，一次发作后，我的激素药变成了醋酸泼尼松，去医院前的早上，我摔了一跤，当时我在洗电饭锅锅胆，锅胆也摔在了地上，声音贼大，但是我的室友都说没听到，是 wlx 陪我去的医院，当时医院没床位了，我们要在急诊留院观察等床位，结果就过了一天晚上就有床位了，别人等了一个月也等不到床位，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的，但是我不想再麻烦 wlx 陪我跑来跑去，而且这里几乎是全广州最好的医院了，于是就留了下来，同病房的病友还问我是怎么约到的床位，我还说幸运，那次发作，我刚好错过了毕业照。我回学校办理休学，比我大一届的曾经的部长苏国碧，说自己在学校复习二战考研，在当外卖员赚钱当生活费，自己在推销电话卡，我为了帮他，就去办理了一张，在办理时，我还特意和办理的人说我是苏国碧部长介绍过来的，办理的人把我的证件拿去复印时，不是在我面前复印的，而在我面前，就是一台复印机。休学后，我没有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搬离宿舍，我的伙伴们在我的位置上养仓鼠。

我在粤嵌的舍友是汪礼星、冯文杰、黎展飞和唐伟鑫，有一天 twx 问我借蒸蛋器，被我拒绝了，结果他就开始特殊照顾我，经常把垃圾扔在我做饭的桌子上，每天早上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的，经常把晾衣杆放在门后面，谁要是一打开门，晾衣杆就会被碰倒，然后卡住门以至于打不开门，知道我腿脚不方便，就把自己的垃圾桶或者大水瓶放在我下床的梯子下，把自己的水桶放在我做饭的桌子前，更恶心的是往我晾在阳台的雨伞里倒水，我的雨伞就没有一天是干的。有一天他们一起喝酒，twx 躺在床上还吐了，呕吐物都在他脸上，现在后悔是我提醒 fwj 他们帮忙这件事，我还打扫了卫生，是我把他拉进我们宿舍的。22 年春节后，我回粤嵌学习，想着快点学完粤嵌的 stm32 的课程然后做毕业设计来着，趁着他们没回宿舍，我因为宿舍卫生太脏了就把宿舍水洗了一番，结果第二天我就发烧了，我以为自己是太累了导致的心肌炎复发了，就没有太在意。

Wlx 和 fwj 经常呆在宿舍打游戏不去上课，大喊大叫，搞得我静不下心来在宿舍学习，而我当初选择来粤嵌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有一个安心学习的环境。在宿舍学习，是我特意向班主任申请的，这样我就不用宿舍和教室来回跑，不用经常危险地爬楼梯。

Hyn 和 fwj 经常怂恿我和室友打架，说室友肯定打不过我，打架时会帮我。我经常和 wlx 出去吃饭，他说，过马路时他会为我挡车，现在想想，幸亏自己没听他的。

Fwj 和我说，一切都是想我好，我想，这只不过是在给自己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罢了。

休学后，我还特地找好伙伴们合照留念，想着复刻我大一时第一次班级篮球比赛的合照，那一次合照中，所有人都站成一排，我和 hyn 还踮脚了，hyn 在我右手边，他右手搭在 wyq 肩上，这一次合照中，就我一个人笑了，露出牙齿，其他人没有笑，hyn 和 wyq 两个人还在我们所有人前面，hyn 左手还伸了一个大拇指给 wyq，他右手搭在 wyq 肩上。我觉得，是 hyn 让 wyq 叫人给我垫脚，撞我的腰椎的。在宿舍时，hyn 经常把空调出风口往上调，空调出风全落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多次提醒他开空调时把出风口调一下，但他还是我行我素。

我因为生源地贷款回到化州教育局办理推迟毕业年份业务，当时我是想既然都来了，就去查一下当年关于我的笔录和对班主任的处理结果，结果工作人员以系统升级和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已经退休的理由打发了我。

我和我大舅、我姑给我打微信电话，我说我知道错了，我的意思是错在我经常骂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想。2018 年盛夏的一天中午，hwc 睡在我上铺，他也许也听到，我做了一个让我哭醒的梦，我表姐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客厅聊天，任我躺在房间的床上怎么喊也没人理，最后孤独终身了，也许“我表姐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客厅聊天”是说她结婚吧，“任我躺在房间的床上怎么喊也没人理”是说我做了气切手术吧。我大舅说，我对我爸什么态度，我说，那我读这么多书是为了什么，他说，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要不然就不要读了。

我原来有两种安眠药的，一个是艾司唑仑，一个是盐酸曲唑酮，24 年春晚我姐在家时，我的艾司唑仑安眠药不见了。

我自杀前几天，我把 pzy 特殊照顾我的事情发到了我爸的家族群，在我自杀的前一晚，ljh 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被人打了，配图是一张躺在医院的图片，我格式化了我的电脑，删掉了几乎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和通话记录，退出了所有微信群、QQ 群，清空了朋友圈所有内容，清空了所有网盘资料，把所有关于 pzy 特殊照顾我和我信访的资料删了，我在我姐面前拿排插准备上吊，我说我受不了这屈辱，她在微信跟我说，相信他们，我后来吃了 4 片盐酸曲唑酮后才睡的。

我打电话给 pzy，求他放过我，发微信给我好友列表里的人说，我以前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冒犯了他，结果，他们都说了“啊”、“哈”的话，假装自己不知道，我猜“啊”、

“哈”是我和 phy 聊天时我说过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弄懂当时我和 phy 聊天时的语气。

我在微博的热搜上看了一段关于采访马思纯被评为影后的视频，在视频中，她的价值观念排序是家庭、健康、事业、友情、爱情，说关于很多东西观众看到就好，看不到拉倒，我想，很多东西是你们没有看到的吧。小 p 在微信群调侃：做人有人爱，做爱有人陪，看不起我。我打过电话给 pzy，求他放过我，我想问他拿 pzh 的电话号码道歉，他和我讲，他和 pzh 是同一条村子的，他在打篮球没空，我也打过电话给我二舅，他说家人是最大的佛，不要提过去，一切向前看，让我加他的微信，给我发了一条视频，大意是说只有舍得放弃最重要的东西，才能有回报，才能变成有钱人。2024 年 2 月 12 日也就是大年初三，这天我自杀了，但是被我姐阻止了，她先是打 110 报警，然后 120 把我拉到了化州市人民医院，结果什么药也没开，我姐付了吸氧（吸阳）的钱就离开医院了，在我被送上车时，我看见一个应该是农场领导的人在打电话，看着我被送上车，我猜他是在和我二舅打电话吧，他们和我讲，去其他医院看，我以为是去看阳痿的，我就同意了，结果我被送去了化州市志光精神病院，就这样我被扣上了精神病。我自杀后，我舅妈打了一个微信电话给我，说，不要再干这种傻事了。那天我爸村子刚好有祭神活动，有人上刀山，结果没站稳摔了下来，头部撞到桌角去世了。我自杀后，我把电脑 pin 密码改为了 hwcQQ 的后四位，第二天，我外婆就和我讲，hwc 不在警察局干了，调到警察厅了。马思纯那个视频里说，继续演戏，真是盐都不带盐了。我进了一个叫“到坟店咯”的微信群，我自杀没成功后，wxh 又把我拉进了群。在我被送去精神病院的路上，csw 和 hyn 打了我的茂名手机号码 19868358768，hyn 的手机号码尾数是 168，但在我印象中，我没有和他们透露分享过我的这个手机号码。

回家后几天，我和我姐下到旁边公园的一条路晒太阳，一个老奶奶骑着自行车过来，停在我们旁边，下车后在一棵树上做了几个引体向上就走了，我外婆刚好买了眼药水给我，那个地方就是当时我约 phy 见面的地方，我猜那个老奶奶就是 phy 的奶奶吧，我外婆和我讲，zh 快要结婚了，海哥老爸出事了，海哥在照顾他老爸，我看见朋友圈有人转卖演唱会门票，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着 p 排 p 座，我打电话给那个人，和他讨价还价，他说他买来一张票是 1680 块钱，我想了一下微信的余额，说，还是算了，能力有限，我和我姐回家时，我外婆对我说，不要再出来害人了，不要再出声了。我在我外婆的说法下，没有再吃药，然后就复发了。

我颈椎痛，我爸用发臭的消肿止痛酊给我擦，贴了我二舅给的药膏，我痛得受不了，吃了 4 片激素，然后擦了我妈从医院带回来的药膏，后来我不肯再去高州人民医院，我爸听了外婆的话，和我去了茂名人民医院，在做 CT 时，我和我爸说颈椎痛，让他别碰我颈椎，结果他更起劲了，茂名人民医院建议我到中山三院打单抗，开了一盒吗替麦考分支胶囊，住了一两天院就回家了，当时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大叔，头戴着一顶鸭舌帽，上面写着“渔业保护协会”。贴了我二舅给的药膏，我因为过敏就没有再贴了，我的颈椎很痒，我爸就拿过期的药膏给我擦，结果更痒了，我说用清水洗一

下，他不肯，说我不让他用艾草水洗。我教我爸网上购物，结果我接了一个陌生电话，问我是 hua mei 不，我说不是，然后他就挂了。我妈瞅着我爸，一脸嫌弃，我向妈，她才急忙转移眼神。我在网上购物，和商家聊天，不论我发什么，那边都只回复一个句号，我现在理解的意思是说我完了。

后来在中山一院住院，同病房的病友中有一个患有乙肝，几天后我就昏迷进 ICU 了，在 ICU 我插了胃管、尿管，做了气切，打了利妥昔单抗，等我彻底醒来时，我就转到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黄埔院区了。我自杀前几天问我爸关于我身世的事，他没有明说，是我自己推理出来的，其实我的亲生父亲是我二舅。

在广东省工伤医院，我的主治医生姓潘，“得了”精神病后，我姐说我已经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了，所以我的用药都是听他们的，有一次发烧，潘医生给我安排了质量比较好的抗生素，我忘了我爸问我什么了，我说我忘了，我爸跟着说，他上厕所了，把我一个人放在轮椅上坐，我因为脖子用不了力，头往后倒了，等他上完厕所时，我的脸都紫了，我是被抢救过来的，其实我根本没忘。

我爸在医院照顾我时，本来广东省工伤医院的护士给了一张带有手写康复建议的康复方法纸，我爸嫌占用他的时间，就在我在广州慈惠医院住院期间把那张纸给扔了，还是当着我的面丢的，他还骗我姑说自己早起做早餐，有一天不给我吃午饭还故意在我面前炫耀自己吃午饭的样子，那天我忍不了就报警了，之后我的药里就多了一款控制精神的药物。我刚从 ICU 出来时，转到了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黄埔院区，我爸和我姐晚上轮番照顾我，我做了气切手术，我刚吃完补肾的中药，他们给我吸痰，吸了很多次，最后我吐了，连胃管都吐出来了，护士看了都忍不住说，我才刚吃完中药就给我吸痰，还吸那么频繁，看上去很和睦，现在在我看来，我爸和我姐却有 100 个心眼，他们在道德、法律与利益两者之间反复横跳，但我想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眼看未必为实。我爸用我的剃须刀给自己剃了胡须后又给我剃，或者给我剃完胡须后又拿这把剃须刀给自己剃，刚上大学时，zsy 因为没有剃须刀问过我要剃须刀，我没借给他。

在中山三院打完利妥昔单抗后，我被转到了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越秀院区，是我的主治医生安排的，是在嘲讽我越来越秀，说我没懂意思，是不可能的。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越秀院区住院时，护士一天早上过来量血压，和我说我的血压是 110/72，和隔壁床说的是“你的血压正常”，我理解的意思是想要我在 72 小时内打 110 报警。我姐曾经手机铃声是《南山南》，我用江门号码打过她后就换了。

我做了气切手术后，不能说话，不能进口吃东西，插了胃管，我姐和我爸说，给我喂了什么东西我又不知道。回家后有一天，胃管自己掉了出来，我姐劝我去医院插回去，而不是让我练习吞咽。我姐打微信电话和我说，说我很会说话，怎么也斗不过我，我只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如果这也有错，那我是选择继续撒谎吗？我不想一错再错了，我姐还和我说，心里脏，看什么都是脏的。在微信家庭群我姐和我说，我是

怕某人觉醒。

我姐她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家里人说她是工作压力太大才去看心理医生的，我现在在想，未必吧，我觉得，她并没有心理疾病，她只不过是单纯的反社会型人格，是懂PUA的，她在生理上就比我大了2岁。

我问我妈拿我二舅找人开的中药处方，我妈说被我姐、我爸拿了，我问我姐和我爸要时，他们都说自己没拿，所以这三个人中必定有人说谎，我自己感觉我姐说谎的可能性最大。

我和我姐上大学用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是我大舅送的，我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是组装的，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被hwc接触过，在粤嵌上课时接过网线，有电有信号的地方就逃不掉网络渗透。我那台笔记本电脑卖给别人了，我对hwc说谎说是主板烧了导致电脑用不了才卖给别人。

我的樱桃键盘接入电脑后，只要电脑睡眠一下再打开，键盘就用不了了，我的扩展坞是带有网卡的，本来是用的了的，借给twx用过，但是很莫名其妙地用不了了，我的手机华为荣耀 honor 10 是在线下实体店买的，我自己去华为售后服务店换过屏幕，在高州人民医院，我的手机被一个姓刘的陪护摔了一下，扬声器时好时坏，被我爸拿去维修过，玻璃后盖都被撬碎了。

“养小鬼”这个话题，是大三和江伟良同学喝酒时，他提起的，我现在意识到我被养小鬼了。我大舅、hwc 今天的成绩，说我大舅、hwc 是靠养小鬼来的也没问题，但是对于经常去他们家玩的我来说，他们的确付出了很多努力，我都看在眼里。Hwc 经常带我出去玩，是他教我拿钥匙划别人的车。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广州慈惠医院的 yjy 主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如果有什么想吐槽的就打电话跟她说。

在我的激素药由地塞米松变为醋酸泼尼松前，我在医院碰到了一个是脊髓炎的患者，他和我讲，地塞米松吃多了脸会变胖，会长痘痘，我信了。现在想想，也许那名患者是特意安排的。

我外婆说，怕我会取了媳妇不要我妈，其实我外婆很溺爱我妈，但我想说，其实我很生气，她总是未雨绸缪，想我或者媳妇会干出这种事，什么事都宠着我妈，这样只会害了我妈。其实我外婆自己和我舅妈的婆媳关系非常紧张，动不动就吵架，现在想想，算是知道为什么了。

我在 2024 年 10 月 24 日封了气切，是在广州慈惠医院封的，yjy 主任安排了一个女医生做我的主治医生，她没什么经验吧，我到现在也不能流畅得说话，但是手术前 yjy 主任和她都在，没有抽气就给我封了。这是一句“这是一场医疗事故”就能摆平的事。

我姐和我爸经常想用激将法 PUA 我去做高压氧，我说了无数次我左半边肢体用不了力就是高压氧造成的，他们还要坚持要我去做高压氧，有的人现在想我死，又怕我死太快，想慢慢折磨我死，能不能给个痛快，人固有一死，我不怕死又怕死，怕自己死得没有价值。如果改革必须经历鲜血的洗礼，我愿意付诸全部。

在广州慈惠医院，我做了好几次高压氧，做完最后一次高压氧转去孙逸仙医院后，我的左半边肢体用不了力了，我爸在照顾我时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他在给我按摩脚时，握着我的脚掌抬起我的脚，我说膝盖痛，他说痛也要按，扶我练习站立时，我说我腰椎痛，他还硬要坚持左右摆动我的上半身体，他连杠杆原理都不懂，连因人而异、条件反射都不懂，我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我爸是小学文凭，我说的痛是物理上的痛，我爸理解成这是病理上的痛。我爸是个很倔强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很固执，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比如我的腰现在用不了力，站不起来，他还硬要我站，我的左手弯曲不了，他硬要拍打我的手，搞得我的手不但弯曲不了还痛了起来，这也许也是我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我现在就像洋娃娃一样被人捏在手里，像社会巨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别人让我干嘛我就得干嘛，很没有安全感。

Hwc 在《使命召唤》这款游戏的昵称是 killer\_1997，而我姐就是 1997 年出生的，我想这已经很明显地提醒我，其实最想弄死我的人是我姐吧。我姐说她自己能照顾好这个家庭，然后我说最好能嫁给这么有能力的人，她说我在诅咒她。我吃的醋酸泼尼松是信谊牌的，我二舅在信宜这个地方当过官，高州人民医院给我开的醋酸泼尼松是海王牌的，这是在暗喻我是海王呗。

在去广州看病前，我在高州人民医院住过院，第二次住院时，我的主治医生是吕江华医生，他给我注射的激素用法超过了普通患者的用法，还建议我去孙逸仙医院找一个姓闫的医生看，他给我介绍这位医生时，说他姓阎罗王的阎。

我刚开始去中山一院，是黄鑫教授给我看病的，说我是视神经脊髓炎，后来我的主访医生变成了冯慧宇教授，冯慧宇教授第一次给我看病时，困惑为什么我的腰穿结果里没有寡克隆带的结果，那张关于我的寡克隆带结果的图是我后来问我爸拿的，冯慧宇教授觉得我是多发性硬化，让我吃了氨吡啶缓释片，还让我联系一个好像叫廖奋春的医药代表打奥法妥木单抗，后来我把证件等资料寄给他，他说他可以帮我拿药，然后寄给我，我当时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多发性硬化还是视神经脊髓炎，而且当时纳入医保用来治疗视神经脊髓炎的药物非常少，次年有新的药物纳入医保治疗视神经脊髓炎，他问我用不用药时，我犹豫不决，他还调侃我用不起次年的新药，我就把证件寄给了他。我现在怀疑我爸给我的那张图是 p 的。我也去过邱伟教授那里看过，他并不建议我吃氨吡啶缓释片，冯慧宇和邱伟教授都差不多是整个广州在这个疾病研究上最权威的医生了，但是冯慧宇教授的普通门诊挂号费是 30 元而邱伟教授只有特殊门诊，挂号费是 300 元，我为了省钱就把冯慧宇教授当作我的主访医生了。



“得了”多发性硬化后，因为后期医疗费高昂，我打电话给 pzy 寻求学校的帮忙，他让小 p 帮我筹款，结果我刚在水滴筹上注册账号，就有人给我打电话了，说自己是高州人民医院的，小 p 让我联系他给的微信，说是北京的，是一女的，我信了小 p 的，现在想想，也许跟我联系的那个人是我二舅安排的，小 p 让我联系的，可能是通过变音器和我聊天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兄弟是拿来出卖的，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现在为什么那么抗拒单抗，是因为单抗是生物制品，注射后会逐步摧毁免疫系统，有人想一步一步摧毁我的免疫系统，直至我死亡。按照我目前打的利妥昔单抗的用法，我下一次打利妥昔单抗是在今年 5 月份。每一次发作前几天，我都打过飞机。我姐想我现在就打单抗，我爸想我 5 月份再打。

在粤嵌最后一次班级学习里，我的班主任是杨炜悦老师，这是在暗地嘲讽我阳痿呗，我左边的同桌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吹风吧（当时就他旁边有空座位），但是又因为热，我还是选择开风扇，我就尽量把风扇转向我，结果我那同桌直接把风扇放在我跟前忍着风吹，教务老师看了调侃我这是 VIP 座位，后来我就受不了他，就不去教室了，风扇是落地扇，接电还是从高处接排插接的，排插悬挂在空中，那个同学还阴阳怪气地说我是领导。在前面班级中，我骂过一个占用我 IP 的人，当时我是在 feiq 软件通过 IP 找到这个人的，他说他的电脑自动获取了我的 IP，让我先用他的 IP，但是 IP 本来就是粤嵌给的固定学习资源，我认为是不可侵占的，就像台湾之于中国，当时的主讲老师是刘译文老师，我自杀后参加粤嵌的班级的主讲老师也是他，我加他的微信后，他给我发了一张“永远积极向上”的关于电子元件的表情给我。我曾经几天前微信跟我姐说，其实我一直都很积极向上，他在上课讲解怎么提取歌词时，用《后来》这首歌来示例。

我在 ICU 躺了两个月，那段时间我做了很多很奇怪的梦，以至于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那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小时候，我姐经常带我和她的朋友玩，记得有一次，我和她们一起去精品店，她趁着人多，拿了一对耳环吧，往店外跑，但是还是被老板通过监控发现了。我很顽皮，在堂哥床底下乱翻东西，发现了黄色光碟，我和家里其他小朋友说，他们提议一起看，当时我和我姐，还有我堂姐和两个堂弟一起看了那光碟，最后我们在看时被我堂哥发现了才不看的，后来一天，我猥亵了我堂姐，她当时在睡觉。有一天我和家里其他小朋友玩，他们抱团一起反对我，我把他们困在房间里，我守在房间门口不让他们出来，我婶见了一把把我拉开，然后侧眼瞪我，我至今都忘不了她那个眼神，我婶就是我堂姐和两个堂弟的老妈。我和我姐经常吵架，连我比她多夹一筷子菜都能吵起来，现在想想，属实幼稚，和她吵架，她经常在我左边耳朵叫喊，弄得我的两个耳朵的听力都不一样了，我和堂哥说，她死活不承认。我表姐让她转告，其实我长得很

帅，要不是我们是家人，早就和我远走高飞了，还问我喜不喜欢我表姐，我说不喜欢，其实我觉得我表姐长得还是很好看的。是我表姐让我变得自信的，我想这也是我表姐让我姐转告那句话的本意吧，也是在提醒我其实我亲生父亲是我二舅吧，打飞机让我自卑，我的经历让我自负，我在追求 phy 时说谎说我表姐是我女朋友，用她的名字和照片编了很多很离谱的故事。初二后，我就没有追求 phy 了。

约莫我在 2 岁的时候，我被邻居家的狗咬过。Hwc 经常帮我，比如让我陪他练习摔跤，让我陪他倒立，然后帮我拍照，让我站在天台墙边，然后帮我拍照等等。有一次，pzh 开车到我们村，停车在村委办公室前，被我妈看见了，我妈才叫我和他打招呼，也许 pzh 当时就想帮了我吧。我堂哥也经常帮我，让我帮他买东西，然后把剩下的钱给我当作零花钱。

有一次，我和我姐吵得特别凶，她的衣服没破就喊我妈去给她买衣服，我平常都是穿我表哥的旧衣服，破了就让我妈缝一下又继续穿，她说我爸妈挣的钱都是她的，我听了抡起电饭锅锅胆就往她右上臂砸，我本来还想砸她脑袋来着，但是我控制住了，所以就砸了她右上臂，我爸见了反而上来给了我一巴掌，对她连一句话也没有骂，我姐说自己像泼出去的水，我爸跟着说，以后不要我养，现在想想这明明就是在转移话题，引导别人往别的方向思考。高一那年春晚，在回家的路上，我妈开摩托载我和姐姐，我坐在最后面，我姐没有扎头发，她头发被风吹得乱飘打在我脸上，我双手提了好多东西，东西快要掉了，我拍了一下我妈的左手臂叫我妈停车，谁知道就这么一拍，我妈的左手臂就淤青了，我姐和我妈就把我扔在路边开车走了，那一晚我发脾气不回家，我先是躲在马路旁边的山上，我看见我爸开车在路上找我，但是我没有喊他，然后躲在我老家隔壁的旧房子里，我听着外面烟火的轰炸声，看着手里不断闪烁着信息的手机，心里很不是滋味。之后我姐和家里人说，我妈手臂的淤青是我打的，我妈也点头，搞得全家人都觉得我虐待我妈似的。高三那年春晚，我表哥叫我们去他那里吃饭，我和我妈说，她给我的答复是到官桥载我到表哥那一起吃饭，结果我姐和我妈在老家吃完饭了才上来官桥，她们也不和我说一声，让我一个人在官桥出租屋干等她们，最后我一个人没吃饭过的春晚。有一次，我和我姐因为看电视吵起来，结果我姐和我妈把我赶出家，锁门不让我进，结果我的小伙伴来找我玩，我口袋装着电视遥控器就和他们去玩了，那晚我在小伙伴家过夜的，第二天小伙伴拿出那个遥控器，我直接社死。我在手电筒的透明镜片上，用圆规刻了我喜欢彭海莹的字，被小伙伴发现了，我说谎说可能是 qp 刻的，因为手电筒借给他用过。

有一年中秋，我和我妈刚好在我大舅家，我们去大舅家附近的饭店吃饭，我二舅还让我多吃几个大龙虾，说以后挣大钱了不要忘了他，事实是我对虾过敏，当晚睡觉时我就发烧过敏了，是我大舅给我吃了药才好的。有一年我外公生日，我们去我大舅合伙开的农家乐吃饭，我舅妈坐在我旁边，我二舅是最后一个到的，到了就对我吼，我就是要骂你，然后我就发脾气哭了，没有吃饭。有一次在 hwc 家，因为和 hwc 争沙发，和他闹了矛盾，最后他说，我都是为了钱。

我经常放假后去大舅家玩，他时常发脾气大声吼我，我去大舅家会被他吼，不去他家又会被我外婆说这说那。hwc 还是叛逆期那会儿，也经常和他爸妈吵架，锁门把自己关在房间，一天晚上他把我也锁在了外面，晚上我和他一起睡的，我又不敲门，舅妈的房间就在隔壁，舅妈回家后又出去了，我看没人就趁此拿了舅妈包里 600 块钱吧，我用那些钱买了一支凌美牌圆珠笔，和 hwc 去买东西吃，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反正到现在没找我谈话说这事。有一次，Hwc 拿了他爸妈的钱，偷偷去买电脑，结果刚和别人见面就被人抢走了，还被人打了，后来他和我说这件事时，说自己被人打得鼻血不止，打电话给 hzc 回家的，后来被 hwc 爸妈知道了，大舅还关起门把他打了一顿。我曾经的手机号码是 15813048721，结果我奶奶就在 19 年 12 月 7 日这一天去世了，享年 84 岁，我爸的手机号码是 158130\*，我现在的手机号码是 19868358768，我的手机号码都是我随机选的，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他刚从我二舅那辞职不干，回我奶奶家，我奶奶就中风了，我奶奶去世后，我爸还和我说，我奶奶身上的淤青是敬老院的人打的。在钉棺时我感觉到我奶奶的眼睛动了，看了我一眼，我婶就在我旁边，也说我奶奶的眼动了。一次，hwc 带着我陪我舅妈去医院，我舅妈去做手术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 hwc 等了很久，后来回到我舅妈的药店，hwc 洗了一个苹果放在桌子上，就在我面前，我以为是给我的，拿起来就吃，结果 hwc 说，你还好意思吃哇，我舅妈见了就说没事没事，现在想想，也许当时我舅妈做的是人流手术吧，hwc 当时洗的苹果是想给我舅妈的吧。我记得，在我爸胃出血之前，我爸去赌博了，然后和我奶奶说，自己赢了 40 万，又拿这 40 万去赌，结果最后输了。小时候，我爸可能受不了，把我送到我舅家，让我舅照顾我。

我舅妈在药店工作，每天中午基本都是我外公给她送饭过去的，我在大舅家时就是 hwc 和我给我舅妈送饭，因为家里没有电脑，到药店后，hwc 就开始玩电脑，我在旁边看他操作，hwc 和我经常趁舅妈不注意，拿柜子里的钱，回家的路上就和我跑去买零食吃。Hwc 和我还经常去网吧上网，有一次被我外公抓到了，hwc 还想让我陪他去网吧，我不肯，后面就很少去网吧了。Hwc 回官桥中学念书后，我们还是偷偷去网吧，因为晚上网吧的机子比较便宜，hwc 和我就大晚上的骑自行车，去熬夜通宵上网，我们没钱时，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偷拿我妈的钱。初二，我们还和一个名叫李泽权的同学组队一起玩 DNF。

Hzc 以前经常和我说，自己的事自己知，可能他以为我早就知道我的身世了吧。

我爸那次胃穿孔后，一直为我二舅打工，工资很低。我爸为了省钱，吃的都是我二舅从饭店打包回来的菜，一吃就是好几天，他现在都患有高血压了。

在我“得了”多发性硬化后，我经常参加线上患教活动，一个叫史小东的患者把我拉进了西安延安大学咸阳医院的患教群，让我以为自己真的“得了”多发性硬化，在那个群里，有人“刚好”和我同样在中山一院住过院，还是同一个主治医生，张国勋教授个人也认为我是多发性硬化，让我信以为真，群里的人还想让我进组用这个罕见病的药。在

那个群，一个说自己姓黄的人加我微信，还说我的事自己知道好了，说出来干嘛。

我舅妈其实多次劝我不要相信医生的话，让我吃她的药，我外婆也让我回家吃中药调理，但是我没有信。

我第一次打飞机是在我读初一年后，被校园霸凌前，那时候我还很顽皮，在我妈房间的衣柜底下搜出了两块黄色光碟，我趁着我妈还在上班，就偷看了光碟，被校园霸凌后，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发泄方式，就经常拿我舅妈的内衣裤打飞机，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有了手淫的坏习惯，我打飞机单纯是为了发泄，没有想侵犯别人的意思，有的人却给我扣上意淫的头衔。买了平板后，我经常用平板看黄色视频，翻墙是用 hwc 给的一个 VPN 机场，他在我的平板上设置了面容识别，也知道我平板的密码。

我有一次在宿舍关门关窗打飞机，用笔记本电脑和 hwc 给的 VPN 机场、校园网翻墙看黄色视频，结果我刚打完飞机，隔壁宿舍舍长 ryk 就过来问我刚才在干什么了，我想只有网络渗透能办到如此迅速吧，除非用摄像头监视。

我看黄色视频经常搜“乱伦”、“少妇”、“小姑子”等关键词，有时会直接搜人名，我二舅等人以为我是在说他们自己吧。我曾经的信访有过公开信访，他们可以用这个理由说我的个人信息泄露，事实上我连快递包装上的个人信息弄掉才扔快递包装，可想而知，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多重，我搜过 phy 的名字，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恶意上传关于她的内容来着。

其实小时候我拿我舅妈的内衣裤打飞机，第二天 hwc 突然叫我跑步锻炼，我就感觉被发现了，高三有一晚，我打飞机后把精液射在蚊帐上，被 hwc 看见了，他叫了我一声名字，我没回应他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他在吃补腰健肾丸时，问我要不要来一颗，我说不要，当时他是体育生。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变成了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一人犯罪，就会株连九族。撒一个谎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圆，而我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私生子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中，所有人按照我的言行和我盐戏，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当作已知条件，我的人生命题才成立，我的人生才有题解，我经历的所有事情、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变得合情合理。我曾经的 QQ 昵称是 Vesion，在粤语里 ve 的谐音是讨厌的意思，但是 vesion 也是 wc 的谐音，我是想表达崇敬 wc 的意思。大二寒假，我表哥黄子城和黄伟城到车站接我，上车时，我叫了一声子城哥，我表姐结婚时，我在广州从化粤嵌，还是疫情期间，而且还在管控区域，我找教务主任请假，说是我姐结婚，我是想这样请假成功的概率会大一点来着，谁料想她真是我姐。我改名字时想过要改姓，我是想跟我奶奶姓来着，我奶奶去世的信息是我妈告诉我的，那天中午我还在打飞机，下午

我就收到信息了，我见我奶奶最后一面时，我跪了，这一跪我是怪我自己没有花多点时间陪我奶奶的，还有我搬家，复读那年快要毕业了，我们家从荔红苑对面的出租屋搬到了 phy 家对面附近，我们家和她家就隔了几栋房子而已，其实搬到这里我完全不知情，我甚至连房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全是我外婆安排的，第二次搬家是我在粤嵌的时候，我在 hwc 家和他在房间玩着，我外婆走进来让我和她看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hwc 当时叫我不要去，但是我为了避免上次搬家时的尴尬，我还是跟我外婆去看房子了，我是想看看这房子在哪来着，买这房子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我外婆有一次给我买衣服，我不喜欢也没穿过，我和我外婆拿去退，结果那店员不肯给退，我说要不要找人和你谈谈，我是想找懂法律的人介入来着，我原来的名字是梁水源，后来改名字叫梁雄溪，梁水源中的源字和梁雄溪中的溪字，还在荔红苑对面住时，我妈叫一楼买朗诗德牌净水器的装净水器，刚好他们在搞开业，我问他们要多少钱，他们说三千多，然后我就要脾气了，说，三千块钱我用在你们这里装，你们知道我妈害我们家有多惨嘛，当时 hwc 也在家，我在一楼喊，很大声，他应该听到了的，然后他们就拆了，其实“你们知道我妈害我们家有多惨嘛”这句话是我随口说的，高三和 hwc 吵架那次，是我让 hwc 搬去和 wjh 住的，hzc 问我要不要连外婆也搬走，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其他人看了怎么想我，这些都是我觉得容易让大家误解我的地方。我家的储水池安装在楼梯间的阁楼顶层，能站的位置非常少，又因为用的是农场的水，需要经常清洗，非常危险，一眼望去，全农场就我家的储水池安装在这个位置，楼顶平层被别人拿来种菜和晾衣服了，我问我爸为什么不安装在楼顶平层时，我爸说是农场的人不让我们安装在楼顶。我用我妈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农场的领导和党组织，大意是请求将我们家的储水池安装在楼顶而非楼梯间阁楼的顶层，我还塞了 200 块钱在信封里。

人们常说龙生九子，却有十二生肖，我认为还有三界，魔、人、神，为什么人排在第二位，是因为人对魔的恐惧远大于对神的崇敬，人进一步是魔，退一步是神，为什么十二生肖中，唯独龙不存在，因为一切到最后，都会化为虚无。红峰农场医院的谢镇康医生、高州人民医院神经二区的吕江华医生，都当过我的主治医生，还有广州慈惠医院的杨江英主任、孙逸仙医院的万青教授，后者是我姐联系的，都是女性，我去红峰农场医院打果糖钙针水对抗激素带来的副作用，普通诊所都知道这是要肌肉注射的，谢镇康医生却给我安排静脉注射，打完之后我上楼梯感觉确实好很多，xz k 医生给我注射的，我认为其实是激素，而非果糖钙，后来几天我就复发了。Xzk 医生恰好今年 2025 年退休不干了。我在打 xzk 医生安排的针水时，红峰农场医院的一个男护士不断跟我说，我比他大 6 岁，我现在理解的意思是，他在说我的操作很溜吧，打完针

后，他还问了我的大学专业，听了后说我的编程能力肯定很强。现在我觉得，这男护士是我二舅安排的人吧。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一黑一白两辆车，我看了眼车牌，黑色那辆应该就是 wjh 的车，之后碰到了一个卖香蕉的人，说自己被卫生局的人逼到此处卖香蕉的，而我打针水时，医生刚好说我适合吃香蕉，这样可以补钾，我爸和我买完香蕉，立马围了一堆人上来买香蕉。

我姐说，慈母多败子，但在我眼里，我妈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已经忘了我妈是聋哑人，是弱势群体，更何况她是一名女性，她甚至初中毕业了，她曾经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写信去反映我二舅的所作所为，结果都以被车撞收尾，她还经历了被安排的甲状腺手术，在医院工作时，她的右脚受伤了，真的是皮开肉绽能看见骨头那种，她让同事和我说，却不想给我外婆知道，我爸说她很傻，这样都不懂得说自己是工伤，我现在想想，知道是为什么了，一次晚上，她去我爸工地时，遭遇了脖子被架着水果刀打劫的经历，警方到现在也没破案。我家 4 口人，我家的家庭群却一直只有三个人，我进群时，我爸是群主，他说他不会操作，但是后来我教他时，感觉他其实是会操作的。

我大舅和我二舅经常请当地的人吃饭喝酒，和他们交朋友，有点像地头蛇。

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吧，但是我们是人啊。

精神上的折磨，远比肉体上的折磨要难受。我的大多英文昵称是 v 字开头，我的微博头像用过《v 字仇杀队》的形象的头像，这只是一个头像而已，都不知道有些人在想啥。粤嵌和疫情的拼音首字母缩写都是 yq，跟我产生矛盾的都姓 p。我曾经的 QQ 号是\*\*24563，而 phy 曾经的 QQ 是 4678\*\*，QQ 昵称是 Sunshine Bloom，我现在理解的意思是说我 SB。我的微信昵称是乙，拼音是 yi，是我看完乙一的作品《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后取的，头像是一猫人创作的表情包中的一个表情中，涂掉“这也要挨骂”几个字来的，他们都说猫有九条命，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经常在朋友圈为我觉得好看的女生点赞，是喜欢，也是欣赏。如果我没看错，在中山一院我取药后看见了梁依琳，她是我们社团的一位女生，她的名字有一个依字，我们班的班长蔡淑仪，名字中有一个仪字，在 190114 班时有一个女生名叫陈艳仪，名字中有一个仪字，我们社团有一位女生叫许怡，名字中有一个怡字，它们的拼音都是 yi，我们班一个女生张潋名字中的潋字拼音是 ying，她曾经的微信个性签名是 still alive，只要我点进去看她的朋友圈，她在 5 月 1 日那天发过一条朋友圈内容是 May I love you，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五月，我爱你”，也可以翻译成“我可以爱你吗”，然后配图是她的一张自拍照，我没有点赞，她曾经和我们班叫张涵的男生谈过恋爱，但是她在讲台讲话时经常看着我，课后去食堂吃饭时她也经常坐在我后面，她和朋友聊天时，我一看向她她立马停下来看着我，有一年快要到情人节的课后，她走在我背后，在出门口时，她用手指戳了我一

下，我感觉很明显的那种，当时我没有管她，她和 zh 同学分手时，我还和伙伴说，我早就感觉他们两个会分手。我曾经的名字是梁水源，拼音首字母缩写是 lsy，彭海莹的拼音首字母缩写是 phy，yyds 是现在的网络梗，可以理解是“永远的神”，也可以理解是“意淫的神”，它的理解意思因人而异，毕竟每个人的理解阅读能力都不同。我的名字和 phy 的名字拼音缩写里，都有 y，我的伙伴们经常调侃 yyds。我“得了”多发性硬化后，我追求了 zy 同学，我是想可以有一个精神支柱来着，她曾经的微信个性签名一直是 still alive，只要我点进她的朋友圈看，她发过关于梅西的一条朋友圈，我问她为什么会喜欢足球，她说因为 14 年世界杯，14 年那年我刚好读初一，开始追求 phy。一个说自己是叫陈洁丽的人（我的小学同学）加了我的微信，和我聊天，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的男朋友在当兵，而她算是一名军嫂。

要用魔法打败魔法，打败我的是我自己吧。

这是一场校园霸凌、网络霸凌、社会霸凌，一场跨越时间、年龄和性别的霸凌。这是中国版 N 号房，其恶劣程度甚至远超 N 号房，逼一个老实人在你们面前表演，这很有趣吗？这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状况，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剥削的对象，这也许也是我们常说“万恶的资本家”、“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原因吧。有人跟我说，别把这件事情发到群上，这样只会让矛盾加深，我的另一面被看到了，被人无限放大了我的缺点而已，有的人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阴暗的一面，敢做不敢担。所有人把自己的曾经的错误经历放在了我身上，所有人把自己的失败怪罪在我的身上，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了我身上，虎视眈眈，正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说别人道德绑架本身就是道德绑架。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坏人变老，倚老卖老。我外婆和我说，我妈是在婴儿时期因为发高烧得了脑炎才不能说话的，我妈和我说她是在六岁的时候在六队被狗咬了才不能说话的，我外公去世是因为脑部突然出血而亡的，但是有一次她和我大舅吵架，我听到是她拔了我外公的气管才导致我外公去世的，我表妹出车祸是因为她在马路上玩才出车祸的，真相是啥，我还没问过我表妹，但现在我感觉我外婆大概率在撒谎，因为她执迷封建，一心想着成仙。

好多事情我都不知情，从来没人问过我要不要，这是现实版《狼来了》和《窦娥冤》的结合，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在努力奋斗，我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外婆大概就是这渔翁和黄雀吧，我外婆利用了我内向、不爱与人交谈的特点，为自己铺了一条升仙路。解铃还须系铃

人，这本是我妈和我二舅的战争，遭殃的却是我。现在想想，其实我外婆说谎也不是没有破绽，有一次她和我说，我和我姐借书给邻居，结果邻居把书弄破了，邻居说我和我姐小气，不肯再借书给他们，我当时以为这是我姐借给了他们，就没有太在意。我外婆和我说，我二舅的成功，是拿命换的，原来是这个意思，自己淋过的雨，也要让别人也淋一遍。我外婆和我说，我妈帮不了我什么忙，要报喜不报忧，我才事无巨细地和她说。

我发病后，我和我爸经常吵架，吵架中提到的舅舅，我说的，我爸理解成是我二舅，我爸说的，我理解成是我大舅。我爸问我，我垃圾桶里的纸是怎么回事，其实不全是打飞机用的，我是油性肤质，不是每天洗澡，有些纸巾是我拿来擦油脂用的。有一次，我不肯吃他给的药，他用手指很用力地推了我的头，说，不是家里人对我有偏见，而是我本身就有问题，我很没有良心，我曾经在微信说“带着偏见的沟通不能算是沟通”，所以偏见是存在的，我说的偏见是指，我有一个不能说话的母亲，还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我想我爸理解的偏见是指我是小鬼吧。有一次，他把我比作林彪，说我在害人，在我理解，那他就是在说自己是毛泽东咯？

文学巨匠鲁迅到最后发现，弃医从文救不了人，我想，他大抵是正确的。偏见是人们心中的一座大山，谁也休想搬动它，起码我不行。从我掌握的信息看，我是文曲星下凡出生，因为车祸而死亡，轮椅也是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世间很美好，但下次我不会再来了。当社会问题聚集在一起，并将其具象化，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从我的人生可以窥见很多问题，比如阶级矛盾问题，霸凌问题，性教育问题，男、女权问题等等。

我会增加工作量？为什么不是增加工作岗位呢？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我感觉有当年大跃进的味道，有点脱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老虎、苍蝇一起拍，这一拍算是拍到中国的大动脉了，中国在扫黑除恶、反腐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先富带后富，在我现在看来，中国就是让资本主义先富起来，然后再让社会主义再富起来，这也许也是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因之一吧，社会主义能不能富起来，就要看资本主义有没有良心了。当民生最关心的医疗和教育都已经出现腐败时，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不是要教你们怎么做人做事，更不是要教你们如何躺平摆烂。很多人对事情的因果关系都有很大的误区，比如像歌词，“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是因为想你才寂寞”，我让我爸学电脑，我爸请问我怎么我学了电脑也不见我发达，我说不是学了电脑就能发达，是发达的人会电脑，做



人，要学会心狠，但更要善良且带有锋芒，八字这玩意很邪乎，但我们更要相信德先生和赛先生。人的所有苦难，说到底，都是咎由自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苦难并不值得歌颂，没必要自讨苦吃，苦难，只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绊脚石，我们没办法避免，没必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世界都在追求发展，这个世界迟早会毁在自己手里。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打响，你我只不过都是炮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紧跟时代潮流，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

这场棋局中，全世界都在站队罢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棋子，棋手是这芸芸众生，哪有人能步步为赢呢？参与这局的每个人都是煎熬的。借刀杀人，有人想以此成仙，有人想以此升官发财，有人则想以此报私仇。羡慕，妒忌，恨，这是 phy QQ 曾经的一条个性签名，我现在算是很明白这句话了，我现在理解这个恨更多是恨铁不成钢的恨。人之初，性本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家庭的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只是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甚至这个社会的缩影而已，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说寒门再难出弟子的原因吧，自始至终，我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人，是一个替罪羊。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里的孝，我认为是孝敬的孝，而非孝顺的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同样为孝，孝顺的意思却和孝敬的却有着很大区别，一个字的差别对一句话的意思有着天壤地别的差别，我们不要愚孝。我爸经常给我发教我如何孝顺家和万事兴的视频，他还在客厅外放自己手机的声音，把声音调到最大，循环播放这些视频，所以我才拉黑了他的微信，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就像我们不能恶意剪辑和 AI 换脸，就像我们读文章不能以偏概全，只看一段话或者一个句子，家和万事兴的意思，我想他自己也没搞懂吧。

近日，我做了一个梦，说我考研上岸了，但是被别人陷害去不了报道了，被陷害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在上课，其他一个人举报了那个实施陷害的人，最后那个人被警方抓获了，他被警察带走时还对着我们笑，我看不顺眼就上去和他对线，最后老师拉开了我，说只要我们在学校名单里就行，可惜这是梦。

这一切都是巧合，你信么？反正我不信，我感觉我头上长摄像头了。

我不知道我妈背着我干了什么关于我的事，但如果非要站队，我只能说，我的经历逼着我只能站在我妈这边，我的经历逼着我只能这么做。

长期吃醋酸泼尼松、甲钴胺、巴氯芬、维生素 B1 等药物，我现在便秘以至于要打开塞露，双脚僵硬到站不起来，更别说走路了，只要一用力或者外界刺激稍微改变一下，我的双腿就会抖得不行，肌张力很高，眼睛看东西有重影，感觉记忆力下降了不少，左半边肢体用不了力，右半边肢体麻木，全身只有右手勉强能动，喝白开水会呛，说不清楚话，拉尿有痛感而且拉不尽，皮肤瘙痒，腰完全用不了力，肾虚阳痿，胃溃疡，对此我只想说，珍惜生命，远离黄赌毒。

我现在几乎动不了，连睡觉翻身都要别人帮忙，我不想吃药了，除非去了医院，我爸说，我不吃药就不管我了，就连饭也不给我吃了，中山三院本来有床位了，打电话给我爸了，但我爸拒绝了，说 5 月份才去医院，我爸现在在家折磨我、家暴我，不肯带我去医院，我明明站不起来，他非要我站，说我不练以后都站不了，他说，我装傻的话，他也装傻，人性的恶永无止境。

我感觉我爸在我的餐饮中下药，因为我喝白粥感觉到白粥带有苦味，我猜测给我下的药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是和我的现在用药一起作用起效的，我吃的药都是我姐寄快递寄的，我吃药都是我爸拿给我的，因为我动不了，就右手勉强能动，拿不了药。我觉得我爸已经发现我发现了这件事，会在我自己开的、经常喝的中药中下药，我的肚子已经开始痛了。我妈很单纯，单纯到以为凭一己之力就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妈觉得全世界都像我外婆一样爱她，全世界都想她好，她以为把我当小鬼养育就是为我好。我爸现在在家照顾我，但是每次给我按摩时，他都一脸嫌弃和不耐烦，帮我做康复时，我痛得不行，我爸说我这点痛都受不了，说我不肯锻炼，说我懒，在我面前炫耀自己能跑能跳的样子，我真的好无语，我变成这样不是他搞的嘛，我要是没做高压氧会变成这样，要他这么辛苦照顾吗？我爸给我做康复时，我说痛，他还硬要给我按摩，想尽量表现自己仁爱的一面。我爸不想在家照顾我，却又不想出去辛苦工作，在道德、法律与利益之间反复横跳。他一边给我下药，一边说我不肯锻炼，说我懒，只想享受。我做了气切手术，现在都不能说清楚话，每次说话，我爸都会说自己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但是他连周围有蛇吐舌头的声音都听得清楚。我的左手弯曲不了，我爸就按照网上正常人的视频使劲拍我的手，完全没有科学，不懂得什么叫因人而异，这也反映了网络乱象吧。有一次，我不肯再吃药，我妈写字和我说“只要坚持，未来一定越来越好”，我想这句话是我姐教我妈的吧。我爸给我做康复运动时，硬是搞痛我或者我说我哪里不舒服时，他硬说是因为我不吃药才痛的，硬要我吃药。我爸在我的枕头下塞了一本《金刚经》，在我睡觉的垫子下还多了一张被子，再下面是床垫，我平常打电脑的墙上挂了一个时钟。

有一次我从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黄埔院区转到孙逸仙医院，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黄埔院区时，一个照顾与我同一个病房的老爷爷的小哥哥逗我开心，说喜欢这个护士就

做这个手势，不喜欢这个护士就做另一个手势，去到孙逸仙医院，我记得有一个叫韩文燕的护士，我主动和她打招呼，后来一次她给我换针水后，做了那个我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住院时那个小哥哥教我的喜欢这个护士就做这个手势的手势，她还把她的手举过头顶，不停地摆动，这才没几天的时间，她怎么知道这个手势的？

我晚上睡觉出汗，我爸说我是虚，不断说让我吃药，诚然我是虚，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排毒的一个表现，他老是想叫我吃药是想干嘛，是药三分毒，我在减药量，我在戒毒。我爸给我喝黄芪精口服液，喝黄芪精本来是好的，但是给我下药后再给我喝就另当别论了，出汗是排毒的一个表现，喝了黄芪精口服液我可能就不出汗了。

我爸的名字是梁倚发，他也信八字，现在老是想着从天而降的发财，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现在拥有的，就是他的最大财富，他现在满口粗口，经常变相说我不是人。我姐说，要不是我变成这样，早就不理这个家了，但这只是我姐个人的话语，并不能代表我的所思所想。满招损，谦受益，人啊，总是觉得自己不可一世，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总是喜欢玩火自焚。

我只想说，封建思想害死人，封建帝制更害死人。“大人，时代变了”，“你挑的嘛，偶像”，我走的路从来不是我挑的，欲戴王冠，需承其重，你不仁，也休怪我不义，既然有人这么想戴这个王冠，这么喜欢过河拆桥、玩火自焚，还不肯放过我，我也要当个没心没肺的人，能怪别人就别怪自己，那我就让你戴个够，让你拆个够，让你玩个够。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一次，我选择当一个逃兵，当一次废物，这道题的唯一解也是最优解就是，别再让我继续当人了，我不死，于情于理，好像都有点说不过去。希望所有人都能好好地活着，要不然你对不起我，更对不起你自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希望我的骨灰能够被撒入大海，这也算是我的遗愿了。

中国是法治社会，什么都得讲证据，但是作为一个平民，很难得到证据，唯一能做的就是以身入局，斗他个你死我活，这篇文章中我说的是否属实？我的证据就是我用过的所有电子设备（尤其是我的 honor10 手机和樱桃键盘、扩展坞上的病毒）和微信账号、聊天记录，还有黄耀楠的高等数学下的成绩（如果他的最终成绩是考试成绩加平时成绩的话），我的所有与外界联络的方式都被监听或者监视了。中国访问外网需要翻墙，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网民太浮躁了，思想被禁锢了太久，中国网络的发展已经到了推倒这堵高墙的时候了，中国防火墙像长城一样，困住了中国网民的思想，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现实中的长城足以让人睁目结舌，我们没必要再仿造这一世界奇迹。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通过网络渗透，想销毁证据简直轻而易举。我们不要再闭关锁国，不要再落后，不要再挨打，建立这道防火墙的唯一解释就是我们确实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

中国是法治社会，且中国推行儒法并行，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任何党组织不得凌

驾于法律之上。公平公正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就像硬币一般被资本家握在手里，资本家在暗箱操作，它是正面还是背面，全由资本家决定。I人是E人的玩具，人善被人欺，好人命不长，好心没好报？好官不一定是清官，清官也不一定是好官，但起码清官能让人心服口服。

如果我真的被监视了，我感觉可以查查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广东共青团等微信公众号的编辑，我觉得这件事最大保护伞在工信部吧。

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对数字 4、8 的敏感程度非常大。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不知道我姐是否早就知道我的身世，反正没人和我说过，我也压根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会这么容易掉进这陷阱么。我没输过血，但是用过人类血制品，丙种免疫球蛋白，我要是我二舅，可能会在这里入手。

我外婆、我舅妈、我妈、我堂姐、我姐、我姐联系的医生等等，基本都是女性，这是 girls help girls，我姐不认为男女有别，但我感觉她在男、女权问题上极其敏感。

我的亲生父亲是我二舅，这已经很离谱很狗血了，如果我姐的亲生父亲也不是我爸，我只能说，我的人生真的也太离谱太狗血了，我的人生，连电视剧也不敢这么拍，如果人生如戏，那我的人生就有点像《楚门的世界》，我这一生，如履薄冰。我感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安排的。我这一生，真是直了。我活得像一面镜子，一个反面教材，你想对我说的，其实也是你最想和自己说的，包括我自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活得不像人，鬼不像鬼，小丑竟是我自己，我就是那个不肯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的人，我就是那个衣冠禽兽。

吃公家饭，办公家事，坐标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官桥镇红峰农场，我“得了”多发性硬化后，我家里人为我办支出困难户，却还要给人送礼，合计超一千元左右，诚然，中国是人情社会，但是我认为此人情非彼人情，办点事情，动不动就要送礼，这就是当今中国吗？还有就是如果我没记错，政府是给了钱解决用水问题吧，难道这些钱只够我们重新铺设水管吗？居民用水紧张、脏等问题依旧存在，听我爸说，这些水都是官桥中学学生的生活用水，水灾把原来的水井冲垮了，官桥中学学生的生活用水排到旁边河里，农场再从河里抽水，我们的用水是农场的水。

Hwc 微信和我说，我的行为值得表扬，但不值得提倡，我在想，我的行为什么时候提倡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句话能让这么多人为之疯狂。他也说，我妈不是我的工人，我想说，对的，她不是我的工人，但也不是你们的工人。

五邑大学今年 40 周年校庆，那就杀个人来祝祝庆吧。我踏进五邑大学起，我就已经完全掉进了这个陷阱，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了下来。我把这个文档通过邮箱发给五邑

大学校长，第二天，学校方面就打电话来，和我爸说，要看好我，不要让更多人看到我写的内容。

我爱听英文歌曲，我的英语成绩也好，但不代表我能听懂这些英文歌唱的是什  
么，我曾经的学习成绩好，不代表我什么都会，什么都懂。短视频文化正在一步一步  
地像鸦片一样瓦解人的精神世界，错的不是短视频文化，错的是短视频传播的内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什么钱都该赚的。

讲台上的那次背靠背也许是我离你最近的一次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印象  
中，我让 hst 转告给你的那条信息应该少了一个“不”字，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其实初  
二时那句话不是对你说的，只是刚好我们这排所有人都往后靠被你听到了，你一个人  
站在窗台前，是打飞机让我失去了上去和你搭话的勇气，更何况你当时已经名花有主  
了。有一年圣诞节，我让 hst 给了你 200 块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想让你  
自己决定来着。你问我喜欢你什么，我到现在也回答不上来，反正就是喜欢，一种感  
觉，也许我也是馋你的身子吧。你是我的命，我弄丢了，无论我怎么努力地想方设法  
地想把你找回来，但是你已经不见了。

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私生子当作已知，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姐近视了看电视还  
能坐在电视正前方正中间，而我只能坐在后面侧面，明白了为什么我爸明知道吃激素  
的危害却还让我吃激素，明白了为什么每次和我姐吵架我妈都会偏袒我姐，明白了为  
什么我的头上会有一条疤，明白了为什么初一时 phy 会在一天上自修前哭，明白了为  
什么大一时 hyn 会推荐我看庆余年，明白了为什么高二那会儿当我只穿内裤经过隔壁  
宿舍隔壁宿舍所有人都看着我笑，明白了为什么我大一军训时隔壁连的女生看了我都  
对我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圈会被人回复“你也很好看”、“不辛苦，命苦”，明白了为什  
么我平板密码设置为我 QQ 后六位时 hwc 让我改密码我说不知道改什么他说是咯，明  
白了为什么我休学回家伙伴把我送上车离别时向我敬礼其他同学见了都在笑，明白了  
为什么一个叫李清毓的男生突然主动认识我时会说久仰大名，明白了为什么当时  
190723 班班长约我们出去玩时 csw 会说“你觉得你配吗”，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和大伙打  
麻将我开局就自摸时 csw 会说“我们这么多人在别逼我们搞你”，明白了为什么 lp 会羨  
慕说“羡慕 hwc 有这么好的资源”，明白了为什么伙伴们会叫我玩《原神》这款游戏，  
明白了为什么辅导员、我姐会说我威胁她，明白了为什么我叫张瞳辉虚佬辉而他们叫  
我虚佬源，明白了为什么 whr 还在教书 pzy 却当上了领导，明白了为什么我姐说我在  
诅咒她，明白了为什么我觉得一举两得地可以同时教我表妹和我妈我大舅会说我教不  
懂她，明白了为什么警察穿黑色制服而医生穿白色制服，明白了为什么去取快递路上  
会被拍照，明白了为什么疫情会从武汉这个城市爆发，明白了为什么我爸翻新住房还  
要装防盗网，明白了为什么我反对我妈去拜神她会说“难道你已成人”，明白了为什么邻  
居会对我说“你的几把发育了吗？”，明白了为什么我改名字后我婶会说“有丿就好”，明  
白了为什么小时候只要我不舒服一和我妈说我姐就说我是装的，明白了为什么我的“通  
信电子线路”这门课明明是计平时成绩的还是会挂，明白了为什么我想教我妈说话我大

舅会反对，明白了为什么我在粤嵌学习期间会让我入党考公务员，明白了为什么我表妹出车祸住院我去看她时会突然害怕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在证件照上长得越看越像hzc，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拍证件照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孕妇会盯着我看，明白了“挺惹的”的“惹”的由来，明白了原人、猿人、源酱、源桑等关于我的名字的由来，明白了很多东西，真是死得明明白白。

总结一下，我感觉，我被恶意捧杀了，被陷害了，我外公的死、我表妹的车祸和我外婆有关，我奶奶的死和我爸有关，疫情和我二舅有关，我的亲生父亲其实是我二舅，而我爸给我二舅打工，我经常去大舅家却拿舅妈的内衣裤打飞机，当时给我爸输的那包血是有问题的，我怀疑也是小鬼的血，我爸是在我出生之后，在他胃出血之前才有那次赌博。

以上仅代表我的个人的主观想法和立场，是我在死神面前的思考，说我诬告也好，说我阴谋论也罢，请保持自己独立客观理性的思考，自行甄别，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眼看未必为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但这会是某些人想要的答案。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想救这个家庭，更是为我自己洗白，救我自己，告诉世人真相。这篇文章不仅是给你们看的，也是给我自己看的。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要知道我妈是一名聋哑人，是女性，事情发生时我的年龄，我也是有妈的孩子，我也是个人，我也曾经是孩子。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别和自己过不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次，我要提早交一次卷，我就好好当一回键盘侠，我只不过是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我就是我，没人能代替我发言，别人说的话不能代表我，别从别人的嘴里了解我，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没人能从我身上薅羊毛了，枪打出头鸟，反正我是小鬼，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放下助人情怀，尊重他人命运，我能理解别人，但没人能理解我，更没人愿意放过我。安能摧眉折腰视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存在即合理，天生我材必有用。要自爱才有人爱，有限制的自由才叫自由，要不然就会变成放纵，别让执念成为枷锁，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塌房的原因，十年前的那颗子弹正中我的眉心，这是教育闭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例外，只是有人一开始就不把我当作正常人。

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也许就是蝴蝶效应的威力吧。人类命运共同体，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我们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